

# 在视觉深处看到你的美

杨刚

大同的文物——无论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，无疑是成就这个城市价值、品位、形象的重要因素，也是塑造大同人文化认知、文化自信的关键条件。设想如果没有云冈石窟、北岳建筑群、辽金庙宇、代王府九龙壁等等壮美遗存，如果没有李峪青铜器、司马金龙墓漆屏、北魏玻璃制品、辽代三彩陶瓷、金代家具、元代陶器等等等绝美出土文物，我们一定很难像今天这样骄傲地在世人面前炫耀大同的历史悠久、秀古都的文化灿烂。

万物有灵，物周为器。器物之上，有个人的匠心、时代的印痕、家国的认知。无论是展示于博物馆还是沉睡在地下，这些器物都是生命的延续，连接了生死、凝结了风雨，凝聚着时间的力量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、灵性、气度和境界。

我曾经无数次地向外地的同学、客人介绍大同的文物之美，走出文博场馆后他们总会认真地告诉我，“你们大同的文物养在深闺，确实美！确实令人震撼！”如今，一批“大同宝物”在《发现大同·品鉴文物》网络空间里呈现出来，不仅震撼着观者的视觉，也冲击着大众的心灵，更在视觉建构中带着公众对文物、时空环境进行凝视、观察、对话、追问，从表象出发探究历史深处，从静态文物追踪曾经鲜活的人物与事件。

定都平城近百年的北魏政权来自大兴安岭，除了开疆拓土、开凿石窟等宏大工程外，那些从草原骑马而来的男子没有精巧而细腻的心思，把爱意藏在一件件或华美或朴实的首饰里呢？15个世纪前后的北魏女孩、贵夫人甚至皇后会像后人一样也钟情珠宝首饰吗？一串北魏玻璃珠项链竟然是由4800余颗小玻璃珠间隔金珠、水晶、珍珠等宝石类饰品穿缀而成。单个小玻璃珠平均外径为0.15到0.30厘米，内径为0.10到0.13厘米，壁厚0.10到0.15厘米。这样的项链即使让当代工匠去设

计、制作也有不小的难度和挑战。对于观众而言，如此细小的玻璃珠在常态的参观中显然无法看清其精细之处，人的肉眼自然也無法像放大镜一样凝视其中的肌理了。

还有那件嵌宝石人面龙纹金耳饰，带链通长14.6—17厘米，耳饰主体是一个圆环，环身两侧斜上方焊接链饰。耳饰精致也繁复，在放大的镜头里才能够端详到精妙之处，最吸引眼球的无疑是其中的人形形象。那个篆刻的人面髻发、深目、高鼻，颈佩联珠纹饰，肩下刻以覆莲。这样的细微人物形象如同那串北魏玻璃珠项链，不仅形式上美得惊人，而且都不由得让人去想象、思索文物背后的儿女情长、草原丝路、民族融合……

收藏在博物馆里的一串串项链、一件件首饰在成为摄影大片的主角时，不仅是刷屏利器，也在打破公众和文物以及博物馆的理解壁垒。基于博物馆的历史性与知识性，过去公众对文物以及博物馆往往存在严肃、高冷甚至沉闷等想象，而且必须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方能懂得；加之展览以“物(藏品)”为中心而非以“人(观众)”为中心，文物自然就在不经意中失去了亲和力、趣味性，无法成为观众的视觉焦点，也难以给参观者留下持久的视觉经验和审美记忆。

如今，在多角度的摄影呈现中，冰冷的文物依托新技术实现了视觉效果的精致、酷炫，一件件静态藏品“活了起来”。于是，镜头下北魏的首饰是如此的情情脉脉，司马金龙墓漆屏是如此鲜活地讲述着北魏的历史烽烟，展示着魏碑书法的平城时代成就，见证着民族大融合中的人员流动、精神追求、文化创造。于是，一个远去的时代在视觉深处豁然间如此气韵流畅，一个人物是如此鲜活生动，一段消逝了的岁月恍然就在眼前。

当镜头对准元代的时候，又一批首饰走到台前变成了主角，而且图片和行

文共同支撑起了温度炽烈的文化传奇，让观众体味到的不仅是文物的温暖，更是生命的力量。

位于灵丘县的曲回寺曾经出土一批元代金饰品，如果像常规展示、介绍文物那样，公众看到的可能就只是冷漠的数据、图片和结论，在被动的接受过程中很难激活主观能动性，不能与文物产生应和并实现个性理解。《发现大同·品鉴文物》在这期关于元代金饰的文本中，一上手标题就用了社交文体语言“成吉思汗孙女与高僧的别样馈赠，你可以有多种猜想……”，在夺目的照片引导下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，“一罐女性的金银首饰，17件带有贵族女性才可能拥有的珍宝，与一座藏于山间的佛教寺院如何能牵扯一起？”

之后的照片与文字相互支撑，在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女、世祖忽必烈的妹妹、拖雷(后追为睿宗)的女儿独木干公主和慧明法师人生交集的讲述中，将公众带到了公元1253年。独木干公主与慧明法师会面，她“仰师颂德”，为慧明法师加赐了“佛日圆照”的徽号。为了表示对慧明的敬重以及对佛教的尊崇与支持，独木干公主向慧明馈赠了这批极为精美、珍贵的金饰。这些金银器，结构巧、形象美、工艺精，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。“作为公主，不稀奇珍异宝，也不缺土地房舍粮油马匹，却偏偏馈赠一位高僧最女性化的簪钗，这就为后世留下更多的猜想……”1257年，慧明法师辞去元大都庆寿寺住持带着公主的馈赠返回曲回寺。他抛下了迎来送往和尘世喧嚣，却把公主的馈赠一直留在身边……

公主、法师、会面、离别、随葬，这些历史元素在有力的视觉叙事过程中将文物形象化、故事化，不断激发公众在自由观看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“前理解”形成自己的故事框架。于是，公众

在新的叙事场景中转化为叙事参与者甚至是内容提供者，与文物的交流逐渐加深，探寻美与历史的动力不断增强。

著名史学家钱穆说，“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”著名美学家苏珊·朗格认为，“情感或感知与形式之间存在一种逻辑的对应性；或者说一致性的关系。”时代不同，治学领域有别，但两位学者道出了一样的结论。《发现大同·品鉴文物》和国内其他文博节目、栏目在风格上各有差异，但都以震撼的视觉叙事为外在形式，图片凸显记录与审美并重的气质，文案充斥着情感的力量，一眼千年，让人在镜头的探寻中发现文物的美，感受到文物的温度，感知到文物背后的人文精神以及当下的血脉相连。

当然，视觉深处不仅呈现了文物之美，还在建构着一个审美空间。当代美学告诉我们，审美是一种社会资本，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；随着公众审美品位的提高，审美逐渐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。《发现大同·品鉴文物》在发掘文物富含的审美价值时，也在轻松自由的表达中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公众的审美素养。某一天蓦然回首，更多的人一定会说，文物是历史给人类的美的馈赠，懂得发现和欣赏你的美才能更好地拥抱一个盛世。



扫码看《发现大同·品鉴文物》专题

# 立春吃春饼

王祥夫

立春吃春饼，母亲一年也只做一次。

吃春饼离不开春韭，还有绿豆芽，还有鸡蛋丝，还要有细粉丝，还要有瘦肉丝，还有什么，记不清了，几样东西调好拌在一起，母亲每次做春饼都要先拌一大盆在那里。做春饼，一般都是先把菜拌好再烙饼。烙春饼我认为是一个技术活儿，得会揪剂子，两个剂子两个剂子放一起，中间再放点扑面，擀的时候两个两个擀在一起。小时候，总是母亲在那里烙，我们在那里吃，比赛谁包的春饼大，我们把春饼包得像个小枕头，用两手捧着吃。春饼是不是可以算是“馅儿饼”？可不能吃，饺子和包子里边的东西可以说说是馅儿，卷春饼的菜只能叫作和菜。和菜一般都是凉的，而且，没多少肉，主要是菜，而且，离不开春韭，春天韭菜刚刚下来的时候味道真香，包春饼用的韭菜不能切太碎，各种馅儿料做好的时候还要再炒一下，我以为主要是让韭菜熟一下，不能大炒，用我母亲的话是“在锅里转一个圈儿”。如果为了颜色好，可以加一些黄豆芽，碧绿的韭菜，娇黄的豆芽，这颜色可真够漂亮。但母亲说黄豆芽太涩牙，所以一般还是用小绿豆芽。春饼的馅儿好看，还要有胡萝卜，这紫红色的胡萝卜是腌制过的，切成最细最细的丝，再剁几粒，腌制过的胡萝卜的味道是鲜萝卜无法替代的。晋北的习惯，吃菜馅儿糕，也离不开腌制过的胡萝卜，不光为了好看，也丰富味觉。在饭店吃春饼就没这一口。

我母亲总是遵循节令行事，年年

要给我们吃一次春饼。吃春饼之前，一定要自己生豆芽。生豆芽像是一件大事，用一个红色的陶盆，上边再用干净的苦布苫好，每天换两次水，挑豆芽是一件麻烦事，虽然麻烦，自己生的豆芽毕竟好吃，街上卖的豆芽无法与之相比。我在乡下，赶上过一回吃春饼，卷春饼的菜只有一种炆花椒拌山药丝，用擦擦擦出来的山药丝，很细，过水焯熟，再把炆好的花椒油拌进去，味道真是冲，饼是用荞麦面干锅烙的，有乡野之气。这个春饼很特殊，明宫史《饮食好尚》记载：“立春之前一日，顺天府街东直门外，凡勋戚、内臣、达官、武士……至次日立春之时，无贵贱皆嚼萝卜，名曰‘咬春’，互相宴请，吃春饼和菜。”我母亲上岁数后不再复做春饼，好像是忘了，不会做了。我总想着什么时候给她老人家做一次春饼吃吃，但从来都没做，只是在心里想着：明年吧，明年吧。但忽然一下子，再没明年了。母亲去世，不觉已有两年。馍饼铺有卖春饼的吗？好像没有。



祥夫言事

## 春天的节日

杨树林

春天写在  
除夕的门扉  
映红 吉祥的季节  
浓浓的年味

一头金牛  
叩开春之门

送来 红红的喜帖  
年节的祝福  
  
沐浴春风  
我飞上枝头  
静听 芽苞的梦呓  
花蕾的浅唱

## 端坐在门楣上的春天

左世海

没有比这更朴素的表白了  
酝酿了一冬的希冀  
被裁剪成大红条幅  
张贴在窗棂、门楣  
那一笔一画 一撇一捺  
吐露着春天  
最直接的心思

雪花依旧在争相绽放  
寒风也没有改变当初的行程  
只有钟声 荡出岁末的窗口  
让火红的早春  
站成各家笔直的对联  
或端坐成门前  
高挑的灯笼

## 春节愿望

候淑荷

新的一年，我希望  
昨天的烦恼都被尘封  
曾经的伤痛都被抚平  
所有的不如意都被归零  
只剩，健康、顺遂与我们同行

新的一年，我希望  
从第一个旭日东升  
每一天都有快乐的好心情  
用全部的爱 过想过的生活

对陌生人也不吝喜我们的笑容

新的一年，我希望  
所有的付出都有收成  
所有的爱都有回应  
因为是新的一年啊  
一切尚未开始  
一切都有可能  
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 
放飞我们的梦

## 年味是浓浓的乡愁

魏益君

春节越来越远，心底的那份乡愁藤蔓儿般在滋生蔓延，叫人温暖，又让人神往。

我离开家乡多年，老家的人和事，家乡的山和水，无时不萦绕心怀。难忘春节回乡时的场景，除夕的团圆饭桌上，一把酒壶始终用热水温着，酒越烫越热，也越烫越有味道。一顿饭，话，总离不开乡里乡亲、左邻右舍，什么老张头的儿子出息了，在北京就业工作了；老李家的姑娘从小就野，现在艺校毕业都拍电影了……就那么张家长李家短地说着，看着却是那么亲切。几杯酒下肚，我已微醉，脸热心也热。二弟守岁到天明，我就躺在家乡的土炕上，酣然入睡，一夜甜梦。

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去岁回乡。年前刚到家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各地展开，我作为异地返乡的高危人员，需要进行隔离观察。村干部给我找了一处平时没有人居住的院子，单独居住观察。尽管每天村干部和家里人给我送菜送饭关怀备至，我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本来是回乡探亲，寻找温情，没想到却被孤孤单单地隔离。第三天上午，我居住的小院门口突然传来说话声，我走到大门口一听，是村里我所熟

悉的一些老人，他们叫着我的乳名在说说笑笑。我冲大门外喊了一声，他们就说，知道你回来在这隔离呢，怕你一个人孤单冷清，我们就商量着每天在门口隔着大门跟你说话，聊聊天。听着温暖的乡音，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就这样，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，我度过了一个暖心的春节。

最近，老家的二弟又问我今年是否回去过年，我说不回去了，疫情又有反复，不能回去给村里和乡亲们找麻烦，等以后没有了新冠疫情，一定回去温一壶热酒，再醉一回。

“塞长怯去翼，影灭有余声。怅望遥天外，乡愁满目生。”乡愁，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，它系着绵绵思乡意，系着悠悠故园情。过年了，我向着家乡遥遥祝福！

## 儿时的年味

林兴明

儿时的年味，是从腊月弥漫开来的。孩子们早就盼望着过年了，因为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新衣新鞋，吃的是一年很少见到的美味，玩得也是最

闹、最尽兴的。

儿时的年味，是小鞭炮炸响的。“过大年，响大炮，爷奶奶哈哈笑……”这是村子里常被念叨的儿歌，儿歌里说的“大炮”是家乡的方言，说是二踢脚。那时候，村里人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要买小鞭和二踢脚。富裕一点儿的人家最少买两挂一百响的小鞭，几十个红皮二踢脚。鞭炮一买回来，父母就安顿孩子们只能先响一个二踢脚，一挂小鞭可以拆开一个零放，另一挂和其余二踢脚等除夕夜放一部分，初五早晨放一部分，元宵夜放一部分。有了这一挂可以拆开零放的小鞭，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，一有空闲就到街巷里放，一阵儿放一个，一阵儿放一个，你一个，他一个，“啪——啪——”，一下子就点燃了村里年的韵味。

儿时的年味，是多妈煮香的。腊月初一炸旺豆，初二煮腊八粥，初三以后炸麻花、油果子，炸豆腐，烙馅饼子，压小窝窝头……编旺豆，也就是一碗爆玉米花儿，半升炒黄豆，一簸箕炒葵花籽，有的人家还加一碗炒大豆。家家户户遴选出一年里收获的最大最好的玉米粒、豆粒、葵花籽，在太阳未出

之前或爆或炒，表达着他们对“旺”的期盼，期盼家庭兴旺发达，期盼孩子高升旺长，期盼未来富裕美好。煮腊八粥，就是比平日吃的小米粥多加了梅豆煮成的稠粥，有的人家还会加点儿大米。但这天吃粥，家长们是要给孩子们加白砂糖拌着吃的。用最正宗的胡麻油炸出的麻花、油果子，正油腐足够一正月吃。烙甜饼子，先把糕面和糖菜丝和好，再包上梅豆馅，一张一张烙制而成。用压床子压制的土豆粉，烧成粉坨子，放在装了腊八冰的大瓮里冻。从压床子凹槽里抠出的粉坨糝，捏成粉鱼儿，现场煮熟，拌一碗腌菜汤，滴一点麻油，放一些葱丝，那才叫香呢！除夕这天下午，家家户户都要煮猪头，先用火把猪头上的猪毛认真地燎一遍，再用镊子镊尽，将猪头一分为二，放在大锅里慢火煮，小馋猫们没等煮熟就想尝一块儿……这一腊月的味道，就是妈妈的味道，就是乡愁的味道，就是期望的味道。

儿时的年味，是对联、窗花贴红的，是旺火、灯笼照亮的。儿时的年，简朴而隆重，檐下的灯笼，三尺温暖，将院落点亮，将希望点亮，将童心照得暖暖的。

## 《同题阁》本期主题：年味·乡愁

### 红艳艳的窗花红艳艳开

张军霞

“过年啦，贴窗花，满窗子，都红啦！”童年时，我学会的第一首歌谣来自奶奶。那时，日子刚刚进入腊月，村里拿着红纸来找奶奶的人就会络绎不绝，这是要准备过年贴的窗花哩。于是，当人们围住巧手的奶奶，把红艳艳的纸铺满了炕时，我们小孩子捏着一些窗花剩下的边角余料，一边开心地疯跑一边念着歌谣，年还远着呢，窗花带来的喜庆，却已经悄悄氤氲开来了。

记忆里，村里会剪纸的人其实不少，但奶奶剪出来的窗花格外受欢迎，因为她不但能剪出富贵的牡丹、圆润的“福”字，成对的小鲤鱼，还会因人而异，赠送额外的惊喜。那些来求窗花的人，有的家里有小孩子，奶奶就会多剪出一些猫狗之类的小动物，惟妙惟肖。有的人家新娶了媳妇，正在盼着抱孙子，奶奶就会剪出一个胖娃娃，还要让他怀里抱着大鲤鱼。有的人家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奶奶就剪出芝麻开花节节高……那时，奶奶要剪窗花，隔壁的王阿

姨经常帮着折纸。有时奶奶忙不过来，她也会握着剪刀上阵。复杂的花样王阿姨不会，乡亲们索要最多的“福”字，她却剪得得心应手。天色晚了，别人都散去了，奶奶和王阿姨也累了。这时，放在火炉边的红薯往灶台里煨熟了。守着满屋子红艳艳的窗花，吃着又香又甜的红薯，成了冬夜里美好的享受。

有一年腊月天下了大雪，王阿姨家却连续好多天没有人。奶奶几乎每天都要过去张望一番，又叹息着回来。快到年根时，奶奶又一次铺开大红纸，剪了各式各样的窗花，叫上家人一起推开王阿姨家的篱笆门，爸爸负责清扫院子里的积雪，妈妈和我则帮着奶奶把窗花一一贴好。冷清的小院，立刻有了浓浓的年味。除夕那天，王阿姨一家终于回来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她的女儿患了重病，到省城的医院去治疗了。看到自己家被装点得如此喜庆，王阿姨高兴得直抹眼泪，奶奶则轻声安慰她：“闺女的病治好了，这是多大的喜事啊……”

如今，我离开老家多年，前前后后搬过很多次家，不管住在哪里，春节时都一定会贴窗花，为了美好吉祥，也为了给自己加油，就像奶奶当年说的那样：不管风雪有多大，窗棂上照样开红花。

《同题阁》下期主题：春(限诗歌，欢迎赐稿，投稿邮箱：dtzungang@126.com)